



外国音乐在外国

陈丹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音乐在外国/陈丹青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633-9365-7

I. 外… II. 陈… III. 音乐—艺术评论—世界—文集

IV. J605.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40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画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45 号 100071)

开本:965mm×1 270mm 1/32

印张:11.5 字数:15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30 000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外国音乐在外国

陈丹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序

此书上市，应是二〇一〇年。九年前面世的这本“音乐笔记”，现在推出新版了。我愿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书名改回原先拟定而未被采纳的《外国音乐在外国》。当初起这题目，是因人在纽约写给国内读者看，如今长居北京，想想“外国音乐在外国”，反倒另有一层意思了：虽然我也说不像是什么意思。

读过旧版的朋友倘若见及新书名，或可一读我为新版添加的四篇长长的新稿件——适巧，去今两年我竟两度造访维也纳，还去了莫扎特故乡和捷克的首都。这些著名的音乐城市总有故事与话题说，从今夏到现在，我于是陆续写出了《在维也纳》之一、之二，及《在萨尔茨堡》和《在布拉格》。不晓得是为增添字数巴结读者呢，还是我果然感触良多，写完看看，太过絮叨了。书中的图片当然大幅度换过，而且彩色。

我要再次谢谢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好编辑李章先生。他就是旧版题记中那位“Z君”。出于谦逊而淡泊，当初他要我不论如何别写出他的名字来，这回我不必依从了：我之谢他，非仅是他做主出版了这些谈论音乐的文字，而是早在一九九二年，因他一句话，兼以长达七年的纵容与催促，我从此开始写作。

在我一面，持续的写作虽说开了份宽窄莫辨的旁门左道，却也难说是表达的良策：转眼，归国定居十个春秋了。年复一年，被思准的言说空间越来越少，受命删除或事先退稿的待遇，越来越多。众人及舆论则不断抬举：您是艺术家！我明白，那意思是要我放规矩点，少来胡说。今岁尤其是少说为佳的一年：年初写了长长的土耳其游记，年尾即是关于音乐的扯淡。这是我渐趋安分守己的举措么？是的，谈论艺术真是既风雅，又安全。这不，连书名也规避了境内的话题与是非，单说外国音乐在外国。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写在北京

题记¹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章。这些文字的读者，就我所知，一位是约稿的编辑，另一位就是我。现在，趁这集子的出版，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为什么呢，因为经他的撩拨，我从九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

写作，我一向喜欢的，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创作谈”，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二十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美术以外的话题，哪里梦想过呢，然而做梦似的，去年以来，我竟写成两本“书”，一本是已经上市的《纽约琐记》，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多余的素材》。内容不论，书写的文体，勉强算是“散文”或“随笔”的意思吧，“文学”当然谈不上，但毕竟可以自视为“写作”，而从此在画画之外，多一招游戏骗骗自己了。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异：你还写作？是的，我的那两本“书”之所以大胆承应，居然写成，就是有这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

1 这篇题记是为九年前的《陈丹青音乐笔记》所写。

我要谢谢他。且称他为Z君吧——九年前，时在深冬，我头一次回国省亲，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吃饭聊天。得知他是弄音乐的，手上正编着《音乐爱好者》这本刊物，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不记得怎么一来，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洛维茨的丧仪，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的悬着一滴鼻涕，Z君忽然打断我，高声说：哎呀丹青，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

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九年前，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我的兴致是在写作：写什么呢，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譬如霍洛维茨的鼻涕——我就果然写起来，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

江南的屋子没暖气，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待了十一轮春秋，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那份阴冷与寒气，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身体也在怀旧的。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写完寄出，过几个月，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洛维茨清鼻涕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

《灵堂琴声》算是我头一篇誊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粗糙简单，还用“琴声”与“灵堂”搁在一起作题目，弄成小小的酸雅，骗读者注意，现在想来，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怕人看见，又想要人看见，手势、吞吐，尽在学架势。可是一根抽过，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虽是呛着咳着，也谈不上瘾，却不知不觉抽上口，不想戒了，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

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我竟不負責任写起来：所谓“责任”，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每篇所写，不过是些“关于音乐”的日常见闻，并不真在谈音乐；所谓“不负”，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行家大约会对这“爱好者”的无知，付之一笑吧，而且那一笑，我看不见，不必非得脸红。Z君，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这样子，六年间给他写了将近十篇，到了九七年，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纽约琐记》，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没有余裕了——九八年的《赴死的演奏》，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瓦格纳问题》写写停停，竟忘了寄出去，现在可以收进来。

这些稿子，尤其是最初几篇，距今颇有些年头，当初下笔，不免假想国内欠缺对于外间的了解，所以略微介绍国外音乐生活的状况点滴，今天看来，真是在胡说，譬如纽约昂贵的音乐会票价上百美金，在今之大陆算什么呢，听说上海音乐厅的多明戈演唱会，几千元一票，销售一空，紫禁城的露天歌剧大演出更是出票天价，照样坐得满满当当，这些，真要让我辈羞煞……好在对于海外华人的“落后”与“土”，今之国人早已十分的了然而宽容，看在这些异时异地所写成的文字，该不会与我一般见识吧。

此外未见于期刊的篇幅，均是新添的：今夏为展事去欧洲，顺道造访波恩，归来写成《贝多芬故居》。去年在上海图书馆作讲演，题曰《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所谈七十年代海上遗事，时过境迁，竟像是古代的传说，其中也谈及音乐。末尾的《音乐的立场——答〈音乐爱好者〉编辑部问》写得漫无边际，而种种话题的铺衍，也倒说出不少感触，这感触，若是没人聊起，我是不会着笔，更不知道自己对于音乐与文艺抱有这样的意

见：我的写作，是要写下去，才知道会写出什么来。

书的题名，原先是径取现成的《外国音乐在外国》，结果给编辑改作“音乐笔记”，加上我的名姓。这总让我不自在：明明一个画画的家伙，出本“音乐笔记”，算什么呢，且我看画听乐，从不做笔记的。但以我出国前的经验，编辑就是“领导”，领导拍板，只得默然从命。好了，关于成书的原委，现在都交代在这里了。上个礼拜，《音乐爱好者》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沓子新版本，不单改成彩色的月刊，还从里边滑出亮闪闪的CD碟片，而版式、纸张、印制，都比我供稿的旧版本讲究而体面得多，活像新出阁的姑娘家，不敢认了。我略一翻看，竟有点念旧，又有点庆幸：就在那简陋的旧版本上，我开始发表文字的习作，也幸亏是躲在那里，我弄出这些勉强称之为散文的东西，而且真是不敬，假音乐的名义——真的，我不是虔诚的“音乐爱好者”，直到此书将要问世，我才明白自己其实是个厚着脸皮的“写作爱好者”，这是要请诸位爱乐者多多包涵的。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



这是我一九九二年开始为上海《音乐爱好者》杂志陆续提供的手稿之一。自一九九七年学会电脑，从此不再有手稿了。为了稿面的整洁，便于审读，我曾不断从头誉清，这是手写文稿的麻烦与享受，现在一并消除了。

目录

序	3
题记	5
在维也纳 (之一)	15
在萨尔茨堡	53
灵堂琴声	73
告别交响曲	79
外国音乐在外国 (之一)	85
外国音乐在外国 (之二)	95
外国音乐在外国 (之三)	101
外国音乐在外国 (之四)	107
外国音乐在外国 (之五)	115

音响、唱碟、听音乐	125
再谈音响、唱碟、听音乐	131
三谈音响、唱碟、听音乐	141
浮光掠影百老汇	149
赴死的演奏	165
瓦格纳问题	177
贝多芬故居	185
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	193
音乐的立场	211
在布拉格	287
在维也纳 (之二)	319



维也纳 Molker Bastei 8号老公寓门洞，贝多芬故居在四楼，推开右首的一扇门，就可以上楼了。





上图：四楼到了，左首转弯就是贝多芬旧居。下图：当年贝多芬出门，就从这楼梯口往下走。

在维也纳（之一）

那天午后寻到贝多芬的家，下雨了。老公寓门洞空无一人，天井亮着。他的寓所是在四楼，石梯旋转而上，二楼、三楼，楼道昏暗，朝向天井的排窗透入雨湿的光，家家户户清寂，关闭着，小门廊摆满户主栽培的植物。上到四楼，门首小牌写明下午开放时间是两点，我来早了，贝多芬不在家。

细读告示牌，这小小纪念馆划归维也纳市立博物馆系统。博物馆入口有厅堂，有座椅，走动坐等都无妨；这里是住家的公寓，此刻才过一点钟，我像是私闯民宅的人，端着照相机，悄然踌躇，天井雨声响亮。仰看天井上端十九世纪的屋顶和烟囱，贝多芬天天出入，想必瞧一眼吧：第四、第五、第七、第八交响乐，还有他那部艰难的歌剧《菲德里奥》，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回身下楼，又顺着幽暗的楼梯转，三楼、二楼、一楼。雨势仍不见小，立在门洞向外看，那一瞬，忽然，我活生生回到四十年前的上海了——也是午后，也下雨，也是十九世纪的欧式老公寓，门洞空寂，楼道昏暗，我上楼寻访哪位好朋友，朋友不在家。

* * *

人一辈子记得自己生长的街市。念及外省尤其异国的名城，